

九月底有机会去淮阴,叩拜了漂母墓。

漂母墓位于淮阴区码头镇东约三华里处,俗称泰山墩。北魏郦道元在其所著的《水经注·淮水》中写道:“淮阴故城东西两冢(冢:坟墓),西者漂母冢也,周围数百步,高十余丈。”

墓主漂母何许人也?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有记载:“信约于城下,诸母漂,有一母见信饥,饭信,竟漂数十日。信喜,谓漂母曰:‘吾必有以重报母。’母怒曰:‘大丈夫不能自食,吾哀王孙而进食,岂望报乎!’”

韩信小时候家里很穷,身无长技,常常寄食于人,为人厌恶,有一位在淮河边上的漂洗丝絮为职业的老妇人,同情韩信,数十日分食于韩信,韩信异常感动,表示日后必当厚报,而老妇人教育韩信大丈夫应当自食其力,并且说明,我只是同情你,并不希望你回报。韩信助刘邦夺得天下,衣锦还乡,不仅报以千金,而且在漂母死后,为其筑冢,而留下“一饭千金”的佳话和“漂母墓”的遗存。

漂母出身卑微,无名无姓,正因为施恩于人而不图回报,名垂青史,得以与“孟母(孟子的母亲)”、“岳母(岳飞之母)”一起,成为史上三位伟大的母亲(一说史上有四位伟大的母亲:孔母(孔子的母亲)、孟母、漂母和岳母)。

漂母墓不豪华但很高崇,据说是平民墓之至崇者,人们以此纪念这位品德高尚的母亲。比较起孟母和岳母,漂母更为难能可贵。孟母三迁毕竟是为了自己的亲生儿子选择好的学习环境,岳母教育的也是自己的亲骨肉;就说孔子的母亲,在丈夫死后,孤身一人靠着娘家接济,哺育的也还是己之所出;唯独漂母,她帮助的是与自己无亲无故的落泊青年,漂母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“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。如果天下母亲以及所有人都能如此,那世界就会少一些孤儿和犯罪青少年。我们不能说,因为有了漂母,才有了汉之三杰之一者韩信,但至少漂母的行为深深地影响和激励了韩信,要不然他就不会于功成名就之时,回乡报答漂母。

村里有位朱姓的老人,是我们村里的打更人。

我们对他并不陌生,孩提时就晓得他无家室,孤身一人,常年穿一身长长的黑色无领和尚衣,里外油渍脏兮兮的,腰中系着一根稻草绳,脚套一双有底烂帮的毛窝子,左手提着一面破铜锣,右手不离约一尺长的敲锣锤,锣锤是用小树棒子制成的,似火腿肠粗,与锣面接触的一端锤头上面缠有破碎的布条,一来敲打时起保护作用,二来发出来的声音响,锤头约鸡蛋大小圆形。每逢进入秋冬季节,家家户户门好了门,人们入睡了,他就开始工作了,不停地穿行在村头村尾小巷里,每行十几步远就用手中的锤子重重地敲响手中的铜锣,“咣……咣……”,边走边吆喝道:“天干物燥,小心火烛,防贼防盗,关好门窗。”和现在街道上巡防队员一个性质。

他个头矮矮瘦瘦的,走起路来,一晃一晃的,还有点跛,我们一群调皮的孩子,每次见到他,都好奇地跟在后面学着他走路,他从来也不生气,反调过头来笑嘻嘻说道:“你们这些孩子好玩呢,不回家帮大人做家务,烧火做饭,搓绳编箱子,带你们弟弟妹妹玩,跟我后面跑,还学我,你们是贴在墙上的狗皮——不像话(画)。”他虽长得寒碜点,但打起更来,从不含糊,按时按点,无论晴天好日、刮风下雨从不偷懒,是村里信得过的人。因他父母亲相继患重病,没有钱就医,早早地离开了人世,为了给父母亲治病,他把家里值钱的家当全卖了,就连安身落脚的窝——两间土坯茅草屋都抵债给人家了。为了度日求生存,他临时用向日葵杆子做支撑,用稻草做盖房子材料,在别人家猪圈旁临时搭建了一间只能容一人住的稻草屋,地当床,一年四季与稻草为伴,家里穷得一场糊涂,但他人穷志不短,从不手脚猫馋的,无论走到哪,都备受人们尊重。他虽有一间矮巴巴的茅草屋,四面通风,遮阳不挡雨,村里出于同情照顾他,让他常年住在村里洗澡堂里,白天睡觉,晚上

孟城驛

题字 周同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唐素梅

漂母精神既反映了母爱博大至爱的共性,又有其无私而高远的鲜明个性。漂母不仅在物质上帮助韩信,而且在精神上予以鞭策,希望韩信自食其力,这就远出于一般母爱之上。

淮阴区很会做文章,抓住千年典型,着力打造母爱品牌,建设母爱文化,塑造母爱之都。他们不仅投入巨资建成漂母祠景区,向游人开放,而且在全区开展当代漂母评比活动,引导全社会学漂母、做漂母。自2009年起,又与中国散文学会、江苏省作协联合举办“漂母杯”全球华文母爱主题散文作品大赛征文,今年已连续举办五届。征文活动一经发起,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,加入者有名家学者,更多的是普通百姓。他们已经将征文活动办到了美国,受到华人的欢迎与好评,还将到台湾举办,其反响也是值得期待的。

这是一个极易激发人之情感的活动,也是极易让人在回忆母爱过程中温馨自己、反省自我的话题。正如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先生在第五届征文颁奖典礼上所说,我的文章获奖的很多,但我很看重“漂母杯”征文所获得的奖项,因为这是一个超越时空的主题,是人类最伟大、传颂不息的主题,我们的母亲大多是普通劳动者,她们用乳汁、用汗水,甚至用鲜血哺育着自己的后代,才使人类生生不息、薪火相传。何先生用朴实的语言、真挚的感情,回忆了自己的母亲勤劳朴实、爱恤子女的故事,引起台下阵阵掌声。

有人说,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,必有一个伟大的女性。我要说,任何一个成功人士的背后,必有一位伟大的母亲。母爱如春雨,如细流,如阳光,如空气,每一个人的成长都不可或缺。传承母爱精神,弘扬母爱文化,是一个具有普世价值的举动。淮阴区围绕母爱主题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,一定能取得超乎设计的效果。

站在漂母墓前,我微微闭上双眼,默默感念漂母的恩德,也默默为天下的母亲祈祷。母爱的光辉不竭,人类就将蓬勃兴旺,社会就将和谐安康。

出勤打更。他怕破铜锣被孩子们偷去换糖吃,有事无事都把铜锣系在身上用,晚上睡觉把铜锣当作枕头用。

老家的过去是个大庄子,人口密,土坯茅草屋一家挤着一家,烟囱一户挨着一户,古色古香的农舍茅草屋,窄小的街巷,木制的小桥,别致的亭台,还有草行、木行、米行、牛行、盐行、茶馆、酒坊,加之每逢秋收结束,家家房前屋后、村头村尾、打谷场上堆满了稻谷、秸秆、芦苇,秋天的气候又干燥,稍不留神就会发生火情。村里为了预防火灾,每年明确他负责打更任务,年终适当地安排些工分为报酬。

一般情况下,打更时间每晚从九点开始至第二天凌晨五点钟结束,这时人们已陆续起床开门了。那时因各家各户都很贫穷,买不起钟表,人们睡在床上,只有听打更人的锣声点数来判断外面是什么时辰了。每更天间隔两小时敲一次,一更天敲一下,“咣”,两更天两下“咣……咣……”三更天三下“咣咣……咣……”,四更天敲四下“咣……咣……咣咣……”慢步行走在村庄每个角落里,听到这慢节奏的声音,户户都晓得外面平安无事,若遇有火灾、偷盗、抢险,打更人拼命地敲响手中的铜锣,听到节奏很快的声音就晓得庄上某地方发生意外了。

记得一年秋冬交换季节,村东头一户史姓人家,当晚把儿媳娶进门,客人们陆续地离去,这家主人老伴就把锅膛里的草灰清理一下,用粪箕运到屋前一个灰堆上,因大意没有用水泼洒,关门就休息了,灰堆里还暗藏着一些火苗,火苗在微微的风里把草灰堆旁的一个草堆引燃了,紧挨草堆是牛棚,牛棚里拴了集体所有的四头牛,牛棚不远处就是生产队粮库,里面堆满了稻谷。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,打更人走到了这里,发现火越燃越旺,他赶紧叫醒这家人先自救,快节奏地敲响手中的锣,边敲边喊,“村东头某某家失火了!”人们被一阵阵紧急的锣声从熟睡中惊醒,他又快步跑到村大队部报警,村民们纷纷跑到村部,抬起几架救火的水龙,前往失火地点救火。因发现及时,抢救及时,除草堆化为灰烬外,牛棚、耕牛、仓库、稻谷保住了,这家几间土坯茅草屋也安然无恙。

人们露出了微笑,个个把目光投向那貌不惊人的打更人,夸他是我们村里的守护神。

打芦席做窝积

□姚维儒

“英子跳到中舱,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,划进了芦苇荡。芦花才吐新穗。紫灰色的芦穗,发着银光,软软的,滑溜溜的,像一串丝线。有的地方结了蒲棒,通红的,像一枝一枝小蜡烛。青浮萍,紫浮萍。长脚蚊子,水蜘蛛。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。惊起一只青桩(一种水鸟),擦着芦苇,扑鲁鲁飞远了。”《受戒》汪曾祺笔下的芦苇荡分明是一幅美妙的大自然画卷。“巧云从十四岁就学会结渔网和打芦席。”“这地方大粮行的‘窝积’(长条芦席围成的粮囤),高到三四丈,只支一只单跳,很陡。”《大淦纪事》城里长大的汪曾祺对芦苇荡、芦席和窝积的了如知掌,源于东头街上耳濡目染的市井生活,也与他细心观察生活和非凡的记忆力分不开。

打芦席窝积这种活,现在在我们这里已成了稀罕,想当年可是许多城镇居民的当家活计。打芦席做窝积在高邮城上是有区域性的,或呈点簇状分布。东头街上的草巷口、窑巷口以及荷花塘一带较多,北门大街及城里很少有人从事这种职业。

家乡地处里下河,河网众多,草田连片,芦苇盛长。芦苇,一般生长于池沼、河岸、湖边、水渠、路旁,也有连片生长的,我下乡插队的地方,就有许多草田。草田因不产粮食,又远离庄舍,就称之为荒田或荒荡。我们生产队的草田就在庄后的西侧,与横仲、邓家相连,耿庭村后面的官垛荡更大,一望无际的青纱帐。每年的八月,是芦苇的开花季节,花絮漫天飘舞,像蒙蒙的细雪,甚是好客。

我们步行进城,必要经过一段三四里路长的芦苇荡,葱绿的芦叶、浓密的芦花、熟悉的虫鸟、沙沙的声响。然熟视之物,并没有在我们心中产生美的共鸣,只一门心思地赶路。初冬,正是芦苇收获的季节,白中间紫的芦花随风飘曳,芦叶枯槁了,然芦杆却茎茎挺立。这时,田里的农活也消闲了,生产队就开始安排劳力去荒田割芦席。割掉芦席后留下的芦席根像布满了钉子似的,走路要特别存细,稍有大意鞋底就可能被戳破。割好的芦柴捆成捆用船运到庄上,除部分卖给草站,剩下的就分配到各家各户。农民们选有用的芦杆推笆、打芦席、做窝积,也可做簸箕和芦席帽,剩下的杂柴、草鞭子就下锅堂了。

“桂花糖藕卖来!”“又香又甜的重阳糕卖来!”每当这带着里下河方言韵味的叫卖声,在古城大街小巷踏着秋天的气息从岁月的深处传来,那种洋溢着美好幸福的感觉,总会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八月,想起曾经工作过的府衙大院内枝繁叶茂的桂花树,想起桂花花开时节:满院的清香,满树的金黄,那悠悠的秋韵,那淡淡的风情,那种人在桂花下、香在周边的美妙感受,都令我无论走到哪里,都难以忘怀。

记得刚搬进府衙大院上班,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桂花,第一次知道了桂花开在八月,开在秋天。

高邮州府衙大院是文物保护单位,府衙大门装饰具有明清风格,院内种植有各种花木:玫瑰、月季、玉兰、梅花、紫薇、桂花和银杏、香樟、雪松,春夏秋冬,大院内总有开不完的花,结不尽的果,绿树成荫,鸟语花香。每年八月桂花盛开的季节,金色的花朵躲在绿叶下,羞涩地开放。看着那娇小的模样,那躲在叶底开放的花儿,像极了情窦初开的女子,不张扬,不献媚,却犹抱琵琶,半遮半掩半露面,半羞半嗔半睨眼。掩不住的姿色容颜,遮不住的香韵悠远。这样内敛与含蓄的花儿,如何让人不喜欢?一直不明白这么小的花朵,如何能香得如此深远?桂花开的时候,香气氤氲着整个世界,仿佛一切都裹在了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桂花香气里,真是花香飘十里。不论我们身处大院何处,都能被这馥郁而不失雅致的香味所包围。有时闲下来了,静静地站在桂花树前,闻着那桂花的香气,心中再多的郁闷和不畅也都散去,留下的就只有无限的平静和美好。感受着梦幻般的美好,很让人陶醉,很让人沉湎其中。

芦柴有“大柴”与“小柴”之分,小柴质地坚韧,表面光滑,一般用于做芦簾。大柴的植株高大,茎秆直立,足有三四米高,直径比手指还粗,是打芦席、做窝积、推笆的好材料。芦席,我们这里习惯叫芦笕,建造房屋、晒东西都用到它。

“笆”实际上就是用芦柴替代木材或砖块的重要建材。我们知青屋的内隔断就是笆。推笆是有讲究的,要推出花样推得紧密并不容易,一个生产队也就一两个人会这种手艺。

比起推笆来,做芦席的工艺就相对容易些,但选料更为讲究,要求根根笔直、粗壮。做芦席前,先要将芦柴用手握的刀具从头部尾剖开一条缝,然后依次铺开,反复用石碾子将之压扁形成芦篾,再用两个竹篾由梢向根部依次刮去芦壳。做芦席时席地将芦篾摆成十字起头,不断依次交叉加篾,用双手将芦篾推紧挤密。做芦席难做的是“煞边”,当芦席做到为四角煞边时,要求既要保持芦席的花纹走向,又要巧妙折边收口。做窝积时不是席地而坐,是跨坐在一个前低后高的矮长木凳上,手执一个圆锥形把手的钝刀,折叠煞边不服贴的地方用它将之敲平,边做边将做好的窝积向后移位。窝积的宽度不足一尺,至于长度一般以圈起来直径二尺为限。

我对打芦席窝积的最初了解,不是来源于农村,而是来自于小时候的街坊邻里,它可是城镇辍学女孩和家庭妇女谋生的一个主要来源。打芦席做窝积非常辛苦,整天盘坐在芦席上,双手被芦篾扎出血来是常事。我经常看见邻居陈小小的手指被篾签刺着,她咬紧牙将篾签拉出来,继续打她的芦席;即使手被芦苇篾割开流血,她也不去包扎,只是用舌头舔干净那鲜血,用另一只手使劲捏一捏伤口,接着继续打芦席。一天芦席做下来,换来的是腰酸背痛和伤痕累累的手。我发现做芦席人的手,几乎都干燥皲裂,许多手指常年缠着胶布,和她们的实际年龄极不相称。

现在的草田早被开垦变为粮田或鱼塘,广袤的湿地没有了,芦席窝积也没有了市场,一眼看不到边的芦苇荡和漫天遍野的芦花也成了永恒记忆。

桂花其实是外形很平凡的花。米粒大的黄色的花,细细的,碎碎的,密密的,一簇簇的藏于绿叶间,绽放它那不起眼的花朵,默默地用自己的花香装点世界,留香人间。在我的印象里,就有不少文人雅士被它的香气所打动所吸引,于是也成就了无数不朽的篇章。唐代诗人宋之问的“桂子月中落,天香云外飘”就描绘出了桂花的空灵神秘和香气的久远怡人;“人间尘外。一种寒香蕊。疑是月娥天醉。戏把黄云揉碎。”这是南宋词人向子諲对桂花的赞美;“三千桂子,十里荷香。”则体现了柳永的宁

静与淳朴;“暗淡轻黄体性柔,情疏迹远只香留。何须浅碧深红色,自是花中第一流。”这是旷世才女易安居士对桂花的仰慕;更有明代文学家杨升庵对桂花的偏爱:“摘来金粟枝艳艳,插上乌云朵朵香。”

桂花树四季常青,如今在古城的许多广场园林、大街小巷都种植有桂花,桂花树俨然成为了一道城市靓丽的风景。秋天一到,那绽放的桂花,便开在人们的视野里,开在人们的生活里,成为人们生活的一种美好享受。古城的秋向来不以花香四溢而迷人,但却因桂花而动感、因花香而绵长。古城的桂花不仅清香怡人,而且还能制成各种美味食品,如:桂花糖、桂花糕、桂花酒、桂花糖藕等等,让人在享受秋高气爽、人寿年丰的同时,也能品味桂花的神奇美味,或许这是其它的花朵所无从比及的。

“桂子月中落,香飘云外天。”千百年来,桂花以它独有的芳香,嫣然于世人的面前,是那么香,那么静,那么美……

桂花树在我们的记忆深处留下了连绵的芳香。这些,我会忘记吗?不,我永远都忘不了,那小小的四瓣花朵,形在心中、香在心中。